

卷之四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〇・子部・雜家類

說郛續四十六卷（卷七至卷二十）〔明〕陶珽編

說郛續四十六卷

說

郭

續

二

〔明〕

陶

珽

編

據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一毫米寬二八六毫米

說郭續目錄

弓第七

翔運錄 劉基

遜國記

革除道事 黃佐

擁絮迂談 朱鷺

天順日錄 李賢

九朝野記 祝允明

玉池談屑

說郭續目錄 弓七

嵩陽雜識

溶溪雜記

郊外農談

冷城客論

西臯雜記

滄江野史

澤山雜記

沂陽日記

海上紀聞

孤樹哀談 李默

西墅雜記 楊稷

說郭續目錄 弓七

胡運錄

青田劉基

防姦

高皇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詣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姦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姦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妻喪

胡運錄

八

一

乞歸 上許之

寵賜

洪武九年拜宋濂爲翰林學士孫慎爲儀禮序班子璉爲中書舍人 上時時訓戒之 上笑語濂曰卿爲朕教 太子諸王朕爲卿教子孫以濂行步艱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之以寵焉十年冬致仕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上佇想久廷問者數矣及至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勳色相賀 上降敕符遣儀曹賜珍羞諸物侍食便

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其自愛濂避避不敢當歲暮辭歸 上語璉曰朕嘗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 賜緡綺 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愼賞知卿忠誠買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爲百歲衣公頓首謝

服制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諸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

胡運錄

八

二

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祀孔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莫遣使降香曲阜改廟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上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廣書陞坐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

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于陛下不跪不爲
踞常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于午門外
終日 上悟賜飯卽命撤圖

所記

遜國記

闕名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
建文壬午秋詔至海臨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
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
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歟竟不知何
許人

練子寧

遜國記

八

練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
云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籊龍稍長與金少
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
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
過輒戮以有限之人材供無窮之誅殺非育才用人
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夫
高皇帝聖性嚴重子寧以布衣慷慨犯之今其言固
在也非見定於素哉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金陵卽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益破縷縫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悶悶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傭

通國記

六

三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

索錢錢稱稱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木相顧憫然已而相持哭哭已而相牽去而嚴師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聽三人語語甚相持哭離別去音余永決不可復相見思竟其知其所終蜀中峨眉山有建文遺臣題詩云昔箇忠臣死族殲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縛力爲君泣固首陽山暮雨江風一變春雷具霖霖其良金之

通國記

六

三

程本立

程本立洪武九年舉明經補周府引禮進長史從王泰朝被累謫雲南長官司司吏目會師可伐煽誘百

爲逆本立卑騎入 巢論順逆利害諸 落威感悅
歸附冬諸 復變帥藩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
事且撫且禦誓以死濟萬民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
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

遜國記

八

四

革除遺事

太和黃佐

蔣長史

蔣誠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瘡暑中四
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獨
誠知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
京奏事 上執之成獄卽發符逮王官屬且約謝貴
先舉誠許爲內應入王府無大小誠皆籍以爲後謀
不容見戮其家

革除遺事

八

一

方尚書

永樂十九年 上復議親征北虜夏公原吉約尚書
方賓同入諫公獨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
八九災沴間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
勿煩六師 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併
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彪日
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 上問征虜得失公歷
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上察公忠間訪國事

夏忠靖

夏忠靖諫北征頌繫內官監車駕至榆林川不豫八月楊榮以內間至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詔強之乃受命

又

夏忠靖與蹇忠定同飲于所契家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惜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革除遺事

梁厚齋

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闕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日需八金匠六往日未有以給也盡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祀竟不克建

夏原吉

文皇親征北虜命夏原吉輔皇太孫居守北京兼掌六部都察院事上諭公曰朕以房廷齡委卿宜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晨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上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廷

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官京師肅然

革除遺事

三

擁絮迂談

東吳朱登

談華除建文事也時未遑

今上允復年號建文事也時未遑
法中而此復全存者不忘始也亦慮折入者條
賈靡竟未得直通歸意耳驚識

談之曰方寒兄弟擁敗絮而坐併擁絮云爲朱伯子
自民季子道方蓋萬曆甲午冬二之日也道方挾漢
史問子指昭烈帝紀曰天下不一統不帝獨何以帝
擁絮迂談

自民曰帝也昭烈既炎室之胄孫曹奸矣奸不掩胄
帝昭烈不亦可乎何必一統道方曰三國鼎分昭烈
君臣自分一足耳作誌者全以天子之制于魏通鑑
因之不改至于朱子綱目之作乃始奮然改筆曰後
漢曰昭烈皇帝曰吳爲僭明曹爲賊而先主儼然正
天下焉然則天下之統紀一史筆能予奪之乎昭烈
不自謂帝也歷晉迄宋不與其爲帝也紫陽秉筆乃
在五六百歲以下而斷以僞見不爲私更張往牒不
爲擅還統紀於易代之後振筆削於蠹簡之餘而千

載無異議史權亦重矣哉白氏曰史豈直紀言動而
已筆代褒誅權所自制故微嫌可剖沈枉可雪其況
大義較然彰著者乎哉春秋沮之會晉族召王以諸
族見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
狩於河陽存其大也綱目祖春秋遺意存漢不亦可
乎又奚惑史權重也

道方曰周漢往事春秋綱目往史其在

本朝若華除一事顛末何如可得議短長乎白民咨
嗟太息而應曰惡惡所置短長議雖然難未可具道

擁絮迂談

入

二

也孔子曰邦有道則危言卽爲若發迂議可乎昔者
建文天子用齊黃兩臣謀削奪諸侯王爵或廢或成
而禍且逼燕也

文皇帝曰小枝則受大杖則走遂起兵靖難以誅奸
臣爲名持戟三載而

天命卒歸

文皇帝金川之門啓大內之火熾而

建文天子以崩聞矣蓋壬午歲之六月十三日也

文皇既登位未遑改元命華除建文仍僞洪武於是

有洪武三十五年之僭竇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更敗帝僭君而建文忽若滅遺矣道方許日一至是靖難革除二俱過邪白民日否否靖難是也而革除則過

高皇帝定鼎金陵特以順一時歸附之人心非持久計相陝弗果若有待焉天實篤生

文皇徙鼎北平莫萬世之安靖難曷可少乎即以人事論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縝密可謂至當

擁絮迂談 入

三

建文君臣一朝舉約束而更之紛紛焉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有震怒不寧者昔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而伊尹放之相天下不偪逆

文皇帝即舉兵南嚮豈過乎而況

高皇骨肉未寒 諸王相繼廢削若周若湘若齊若

岷惛然傷夷矣張易謝貴等伺燕日密而指揮使收

燕之牧業已洩露矣此時而欲終守人臣之節不亦

難乎量錯不能使吳楚之不執詞齊黃兩臣又安能

制燕兵不舉邪

文皇帝舉兵之日嘗一上書矣曰

祖訓有之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以待

天子密詔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又論將士日禍迫

於躬實不得已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吁何

其辭之正也不庶幾動以義哉已而

建文天子崩聞齊黃先後歸來則罪人得矣無復成

王之可輔矣天下固

文皇帝之天下也非 文皇帝之天下而誰之天下

哉嘗試設言之當北兵薄城時有如

擁絮迂談 入

四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百數人

城外雍雍然執旌御蓋以親王禮奉逆日聞殿下欲

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人而天子身目袞冕臨

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當是時

文皇帝且奈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

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遑幸哉不出此也退去馬崩聞

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 文皇得寔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威

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之始興爲 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肉不幸之意日既不獲遂予周公輔成王初志予敢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

建文上議謚議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還之跡足可有辭於天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擁絮迂談

八

五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仇讐相克之所爲而安在其爲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無乃非天所以相

文皇帝意乎惟其急急于滅

建文若快意一還者然而始開天下萬世之疑以爲文皇帝私天下有如是其固然矣夫靖難孰詞庶幾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故曰靖難是而革除非也且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輟朝三日矣命以天子禮成葬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歟蒙天子之葬而史獨貶而稱君年獨削而不用邪以爲

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不足存邪

太祖皇帝再門宇宙爲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剝蝕四祀無主實蹟而名絕之生榮而死辱之儼然正位華 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創戈之辟如白上正書而欲掩爲昏宵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歟而生之也

擁絮迂談

八

六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歟之也之歟致生之生致歟不兩側哉跡疑於私而事入于例此忠臣義士之所浩歎而深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

道方曰革除之不可也如是其奈何自民日言之矣皇明之一葉不可以不存存之奈何日復革除復革除奈何日借存于史漢昭烈且得以史存其況建文乎頃

天子下令纂修 皇明正史將合二百餘年之實錄會而成編開局延賢既聞耳矣此微特斯文煥發之秋將亦公道彰明之會者儒碩輔其遂無慷慨議復此者乎我與若姑傾耳以聽可矣道方曰

文皇帝之所革除也而又誰敢議復乎哉復之是昭文皇帝之過舉而發其瑕也傳稱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而又誰敢乎哉自民曰甚矣弟之聞也夫靖難動以公者也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復革除乃以昭

擁絮迂談

七

文皇帝之公而減其私而又爲發瑕乎哉夫治玉者務擇瑕而去之瑕不去于截無完白

今日之史亦若此矣吾聞孝子慈孫惟是蓋愆餘蠱光昭前人之令德爲兢兢不聞匿汚拚垢以遺後人發也而曰誰敢誰敢是何言與嘗觀

文皇帝發謀舉事往往遲疑於天命人心向背之際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書則引

祖訓執詞則除罪人諭衆則曰法周公心固曰吾一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啓

主君不授而自亡何憤不雪何怒足留而又必革除之爲快哉烏乎豈謂

文皇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是時靖難諸臣必有狹淺薄之見肆殘刻之說以從史其間者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晉之徒哉卽如賊臣都御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其況乃更嬗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文皇帝意卽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擁絮迂談

八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太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占之矣而遺詔卒

立

太孫無有動搖意雖以

文皇帝之聖也偶智慮過人酷類

太祖者而寧寘之藩封

太祖固曰自我創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孽萬世而下有庶奪嫡孽抗宗者我聞其亂也亂一傳而萬世

之傳足慮焉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矧舉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從是言之昭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者復革除也釋

二祖在天之憾者復革除也夫舉事而足以昭公滅私而釋在天之憾此孝子慈孫之所亟圖而又虞諱

觸乎哉不寧惟是有天下者父為祖則子為宗百世

不易之理古未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明始

擁絮迂談 八

九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退隆之亦稱祖豈不有當顧惟是有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並祖不然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邪故以一

代之首而勝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而平列為祖

亦非體也明史將為萬世觀其得不誤慮邪即不為

建文計獨不為

文皇帝地邪是又秉筆諸臣所決圖度也而曰誰敢

誰敢乎哉道方曰秉筆諸臣圖度易見諸行事難綱目之存漢昭烈也異代也居昭代而擅借存焉謂臣子何白民曰吁是未易為若言也吾所謂借存史筆云者非曰肆然無所聞說於

上而輒為之復年稱號也又非僅僅年號之請而已也將請其年必請其錄得請其錄必請其諡得請其諡必請其譽而後儼然成一朝天子褒然成一朝實錄而可以後先

二祖之間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乃以快然無餘恨雖擁絮迂談 八

十

然請而得則非臣子之所能必也非

聖天子獨見獨斷為一代惜統紀以昭公滅私為大誼以匪取掩非為體識其又安望剖破拘攣慨然舉此曠典乎哉夫至于請而不得而後史臣之權有所不得不用矣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奪則奪于則予天子不得而寓目焉誠以垂萬世之勸戒而已操筆之權而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以然而獨難于今日乎即不獲請諡請廟饗而修實錄非史臣事乎斷以史臣之權而為建文立本紀復其年隨錄其當

時行事以存

皇明之一葉令前後統紀不至中斷而不續夫非匡救忠乎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當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邪與其爲野史書爲後世書傳疑述謫逐影尋響誇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今日乎秉史筆者猶得以彌縫潤飾其間而不至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又可不用邪然則書法何如曰我夙有心矣近紳就未訂定故不敢輕出也道方日建文之借存于史史臣之不獲已也設

擁絮迂談 八

十一

幸而得請直復年已邪即欲追諡追饗其若何儻亦有說乎曰民曰諡以易名也奇美刺於一字仁暴興亡之主得共之無不取焉 建文即亡國何至并易名之禮而廢之原所以亦惟是革除故苟得

請焉雖追諡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斷之萬世人心之公是何不可之有雖被以極垢蒙之大辱如幽如厲如愍哀固亦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按于法在國遭憂日愍在國逢艱日愍禍亂方作日愍使民悲傷日

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俾愍皇帝其亦可焉敢凱嘉號我高皇帝制法親王一諡郡王二諡親郡王而非諡終以弗諡也矧紹大統正南而儼然臨天下者四歲顧弗得一字之及乎哉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 郡王下也正恐能削其名者不能滅其實終爲欠事耳必難一諡意倣古少帝略倂即非至當義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亦何尤乎此其可承者亦一義也道方日即幸而復

擁絮迂談 八

十二

年矣追諡矣 建文居然一朝矣其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之額何日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不遷非

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固遷列耳今其主在陵舉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夫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數而最

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魯躋僖公以爲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心見親廢尊尊父子